



The
Chronicles
of Narnia The Horse and His Boy

纳尼亚传奇七部曲
能言马与男孩儿

[英] 克莱夫·斯特普尔斯·刘易斯 著

丁朝 译 朱宾忠 审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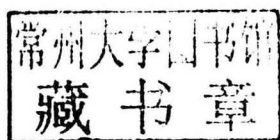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

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The Horse and His Boy

纳尼亚传奇七部曲

能言马与男孩儿



[英] 克莱夫·斯特普尔斯·刘易斯 著

丁朝 译 朱宾忠 审订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能言马与男孩儿 / (英) 克莱夫·斯特普尔斯·刘易斯著; 丁朝译. — 北京: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 2018.8

(纳尼亚传奇七部曲)

ISBN 978-7-5078-4006-3

I. ①能… II. ①克…②丁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IV. ①H319.4: I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66036号

能言马与男孩儿

著 者	[英] 克莱夫·斯特普尔斯·刘易斯
译 者	丁 朝
审 订	朱宾忠
责任编辑	林钰鑫
版式设计	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	徐秀英

出版发行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[010-83139469 010-83139489(传真)]
社 址	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北院A座一层
	邮编: 100055
网 址	www.chirp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环球东方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	880×1230 1/32
字 数	169千字
印 张	7
版 次	2018年8月 北京第一版
印 次	2018年8月 第一次印刷
定 价	24.00元

CRI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

官方网站 www.chirp.cn

版权所有
盗版必究



克莱夫·斯特普尔斯·刘易斯（Clive Staples Lewis，1898—1963），英国 20 世纪著名的作家、评论家、诗人、学者。曾执教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，研究文学、哲学、神学，尤其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造诣颇深，堪称英国文学巨擘。代表作包含：《纳尼亚传奇七部曲》（*The Chronicles of Narnia*）、《沉寂的星球》（*Out of the Silent Planet*）、《皮尔兰德拉星》（*Perelandra*）、《黑暗之劫》（*That Hideous Strength*）、《卿卿如晤》（*A Grief Observed*），以及《诗篇撷思》（*Reflections on the Psalms*）。

目录

第 一 章	沙斯塔动身逃亡	001
第 二 章	沿途冒险	015
第 三 章	抵达塔什班城门外	031
第 四 章	沙斯塔撞见纳尼亚人	043
第 五 章	科林王子	057
第 六 章	沙斯塔身处墓地	071
第 七 章	阿拉维斯滞留塔什班	083
第 八 章	藏身迪斯洛克的房间	097
第 九 章	穿越沙漠	109
第 十 章	南征隐士	123
第十一章	冷漠的旅伴	137
第十二章	沙斯塔到达纳尼亚	151

第十三章	安瓦德战役	165
第十四章	布里变得更有智慧	177
第十五章	荒唐的拉巴达什	191
译后记		205

第一章

沙斯塔动身逃亡



这个冒险故事发生在纳尼亚、卡乐门及它们之间的土地上。那是一个黄金年代，彼得为纳尼亚至尊王，他的弟弟和两个妹妹为仅次于他的国王和女王。

那时，在卡乐门最南端的人海小湾旁边，住着一个贫穷的渔夫，名叫阿西什。随他住的还有一个叫他“父亲”的小男孩儿，名叫沙斯塔。大多数时候，阿西什清晨便乘船出海打鱼，下午则用毛驴拉着车，装上鱼，往南走上一英里左右，去村庄里卖掉。如果鱼卖得好，他回家时就心情不错，也不对沙斯塔说什么；若卖得不好，他就会挑沙斯塔的毛病，甚至会打他。想挑毛病总是可以找到的，因为沙斯塔的活太多了，比如修补和清洗渔网、做晚饭、打扫他俩住的小屋，等等。

沙斯塔对他家以南的任何事物都毫无兴趣，因为他陪阿西什去过村庄一两次，知道那里没什么好玩的。他在村庄里只看见和他父亲一类的男人——他们穿着很脏的长袍，木鞋的露脚趾处向上弯曲，戴着头巾，留着胡子，慢条斯理地交谈着听上去很无聊的事情。不过，他却对北方的一切充满了好奇，因为从未有人去过那里，阿西什也不允许他独自前往。当他一个人在家门外修补渔网时，他常常充满渴望地远眺北方。他只



能望到一片长满草的山坡，向上延伸至平坦的山脊，以及山脊那边的天空，或许有几只鸟正在那里飞翔。

有时，如果阿西什也在，沙斯塔会问道：“父亲，山的那边是什么呢？”这时，若阿西什心情不好，他就会给沙斯塔几个耳光，让他专心干活；若他心平气和，他就会说：“儿子啊，不要去想这些没有意义的问题。有句诗是这么写的：‘勤勉于事使人致富，而专于不关乎己之事，则如行愚船，终将因触礁而贫。’”

沙斯塔觉得，山那头一定有一些美好却被父亲瞒着的秘密。然而，实际上，渔夫这么说是因为他不知道北方有什么，他也不关心。他非常现实。

有一天，从南方来了一个陌生人，与沙斯塔此前见过的不一样，他骑着一匹健硕的斑纹马，鬃毛和尾巴洒脱有型，马镫和缰绳镶着银饰，蚕丝头巾中间露出头盔尖儿。他身着锁子甲，侧面挂着半月弯刀，背着饰有铜心的圆盾，右手握着长矛。他的脸很黑，沙斯塔并不感到惊讶，因为卡乐门所有的人都这样。让他惊讶的是，此人卷曲的胡须染成了深红色，上了精油，闪闪发亮。而阿西什从陌生人手臂上带的金子看出来，这是一位塔坎。于是，他躬身下跪，胡子都蹭到地上了，并示意沙斯塔也跪下。

陌生人要求留宿一晚，渔夫当然不敢拒绝。他们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塔坎当晚餐（塔坎倒觉得不怎么样），而阿西什则给沙斯塔拿了一块面包，让他去小屋外面待着，每次



渔夫家里有客人时都是这样。这个时候，他通常与毛驴一起睡在它的茅草屋里，但这个点去睡觉为时尚早。沙斯塔从不知道偷听是不对的，于是他耳朵贴着小屋木墙的缝隙坐了下来，听里面的大人说话。以下是他听到的内容：

“主人啊，这样吧，”塔坎说，“我想买下你的那个男孩儿。”

“我说老爷，”渔夫回答道（沙斯塔通过他那狡猾的语气就可以想到他说这话时脸上贪婪的表情），“什么样的价钱才能让您穷苦的仆人，把唯一的亲生骨肉卖作奴隶呢？不是有句诗说‘血肉甚于浓汤，骨肉贵于珍石’吗？”

“你说得对极了。”客人冷冰冰地说。“但还有一句诗写道：‘欺骗智者，犹如袒背受鞭。’你这老东西别满口胡话了。这个男孩儿显然不是你亲生的。你的脸与我的一样黑，而这个男孩儿皮肤白皙，像遥远的北部的蛮族那样，他们令人憎恶却生得美丽。”

“您说得真好。”渔夫答道。“利剑可以用盾挡下，而慧眼却能穿透所有防御。那么，令人敬畏的客人啊，请您明白，我因为极度贫困而未能娶妻生子。但就在迪斯洛克国王（吾王万岁）开始他威严而仁慈统治的那一年，一个月圆之夜，上天不愿我入眠。于是，我起床从这间小屋走到海滩上提神，我望着海水和月亮，呼吸着凉爽的空气。就在此时，我听到水里有船朝着我划过来，随后我听到了微弱的哭声。不一会儿，海浪将一艘小船推至岸上，里面只有一个极度饥渴的人，他似乎刚刚死去（因为他身上热乎乎的），还有一个空空的水袋，



以及一个还活着的小孩儿。‘毫无疑问，’我说，‘这两个不幸的人是在一艘大船沉没时逃出来的，而上天的杰作是，年长者宁愿自己饥渴致死，也要让小孩儿活下来。’同样地，牢记上天也绝不会忘记赏赐那些与贫因为伍的人，让我用同情之心将你感动吧（因为您的仆人拥有一副仁慈的心肠）……”

“省省你这些无聊的自夸吧。”塔坎打断他说道。“我只需要知道是你带走了小孩儿，而且众所周知，你给他的口粮只有他劳作价值的十分之一。你就直接告诉我想卖多少钱，我不想听你啰唆了。”

“您自己也说，”阿西什答道，“小男孩儿的劳作能带给我巨额财富。我们定价钱时必须考虑这一点，因为假如卖掉他，我必须购买或租用另一个人来干这些活。”

“我出十五块买他。”塔坎说。

“十五块！”阿西什喊道，声音既似悲号又似呐喊。

“十五块！看看我这把老骨头，让我开开眼界吧！哪怕你是塔坎，也不要嘲弄我这个老头子。我开价七十块。”

听到这里，沙斯塔起身并踮脚走开了。该听的他都听到了，因为他曾听过村里的人们讨价还价，也知道人们做生意的情形。他确信，阿西什最终卖掉他的价格远高于十五块，但也远低于七十块，但他和塔坎要花几个小时才能谈拢。

你们千万不要认为，沙斯塔的感受，会和你我偷听到父母谈论把我们卖作奴隶时的感受一样。一方面，他现在的境遇



并不比奴隶好，他也知道，这个骑着骏马的陌生贵族也许比阿西什对他还好；另一方面，关于小船里发现他的那个故事让他感到兴奋和解脱。他常感内疚，因为虽然他尽量试着去爱老渔夫，但他从未做到，虽然他知道儿子理应去爱父亲。如今，他显然和阿西什无任何血缘关系。这让他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。“这样的话，我的身世就有无限可能！”他心想。“我也许正是塔坎所生，也许是迪斯洛克国王（吾王万岁）所生，或是上帝的孩子。”

他站在小屋前的草地上想着这些事情。夜幕很快降临，天上已经繁星点点，但西边仍有落日的余晖。不远处，陌生人的马被松松地拴在驴棚墙壁的铁环上，正在吃草。沙斯塔向它溜达过去，轻拍它的颈部。它继续吃草，并没注意到他。

这时，沙斯塔想到了另一件事。“好想知道那个塔坎怎么样。”他大声说道。“如果他人品很好，那就太棒了。一些大贵族家里的奴隶几乎不用干活，他们每天穿着漂亮的衣服，还可以吃上肉。也许他会带我上战场，说不定我会在一次战斗中救他一命，然后他释放我，并收我为养子，赐给我一座宫殿、一辆战车和一套盔甲。不过，他也有可能是个可怕而残忍的人，可能会铐着我，赶我到地里干活。我真想知道啊。我怎么才能知道呢？我猜这匹马知道，要是它能告诉我该多好啊。”

那匹马抬起头来。沙斯塔轻抚着它那缎子般顺滑的鼻子说道：“老伙计，我多么希望你会说话啊。”



接下来，他一度以为自己是在做梦，因为那匹马低声但却清楚地：“但我确实会说话。”

沙斯塔注视着它那大大的眼睛，惊讶得眼睛快瞪得和它们一般大了。

“你到底是怎么学会说话的啊？”他问。

“嘘！小点儿声。”马回答道。“在我的家乡，几乎所有的动物都会说话。”

“那儿究竟是哪里？”沙斯塔问。

“纳尼亚，”马答道，“乐土纳尼亚——有着石楠山峰、百里香岗的纳尼亚；有着众多河流、潺潺幽谷、布满苔藓的岩洞，以及鼓声在森林深处回响的矮人的纳尼亚。纳尼亚的空气都是甜美的啊！在那里生活一小时甚过在卡乐门生活一千年。”它最后发出一声嘶喊，像是在叹息。

“那你怎么会在这儿呢？”沙斯塔问。

“被绑架过来的，”马说，“也可以说是被偷过来、被捉过来的，你怎么说都可以。当时，我还只是小马驹，我母亲让我不要去南边的山坡晃悠，不要去阿钦兰那边，但我没有听进去。我以狮王的鬃毛起誓，我为我的愚蠢付出了代价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当人类的奴隶，隐瞒我真实的身份，假装和他们的马一样没有语言和思维。”

“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你是谁呢？”



“原因在于，我不能那么傻。假如发现我会说话，他们就会在集市上让我表演，并且会更加严密地看管我。这样的话，我连一丝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了。”

“那为什么……”沙斯塔继续说，可是被马打断了。

“我说，”他说道，“我们不要在无聊的问题上浪费时间了。你不是想了解我的塔坎主人安拉丁嘛，其实，他很坏。他对我倒没那么坏，那是因为虐待战马的代价太高了。不过，你要是明天去他家当奴隶的话，还不如今天晚上就死掉。”

“那我还是逃跑吧。”沙斯塔说道，脸色变得苍白。

“对，这样最好。”马说。“为何不和我一起逃跑呢？”

“你也打算逃跑吗？”沙斯塔问。

“是的。如果你和我一起逃，”马答道，“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个机会。你想想，如果我逃走但身边没有骑马人，人们看到我就会喊‘走丢的马’，而且会拼命地追赶我。如果有个骑马人，我就有机会瞒天过海。这样你就能帮上我了。另一方面，靠笨拙的双腿（人类的腿是多么无用啊！），你走不了多远就会被追上，但骑上我，你就可以甩掉这个国家所有的马了。这样我就能帮上你了。顺便问一下，你会骑马吧？”

“哦，是的，当然会。”沙斯塔答道。“至少我骑过驴。”

“骑过什么？”马用带有非常蔑视的语气问道。（这至少也是它想表达的。实际上，它说这话的声音近似马嘶声：“骑过



什什什什什么？”能言马生起气来，声音更像马嘶一般了。）

“换句话说，”马接着说道，“你不会骑马。真是太遗憾了。我们一边走，我一边教你。你不会骑，摔下马你会吗？”

“我想任何人都会。”沙斯塔说。

“我是说，摔下马后不哭，站起来，再骑上去，再摔下来，最后不怕摔了，你做得到吗？”

“我……我尽量。”沙斯塔说。

“可怜的小家伙，”马用柔和一些的语气说道，“我忘记了你还是个小孩儿。你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好骑手。这样……我们等到屋里那俩人睡着后再动身，这会儿我们可以先做计划。我的塔坎主人正向北赶往皇城塔什班，去迪斯洛克的宫廷……”

“我说，”沙斯塔非常吃惊地说，“难道你不应该加上‘吾王万岁’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马答道。“我可是自由的纳尼亚子民。我为什么要说奴隶和傻瓜才会说的话呢？我并不想他万岁，我也知道无论我想不想，他都活不到万岁。我看出来了，你也来自自由的北方。不要再说这些南方的废话了！回到我们计划上来，我刚刚说，我的主人正赶往北方的塔什班。”

“那是不是意味着，我们最好往南跑？”

“我不这么认为，”马说，“你看，他觉得我和其他马一样，没有语言和思维。假设我真是这样，那么一旦缰绳解开，



我应该会回到我的马厩和院子里，回到他的宅邸，这需要往南走两天。他会去那里寻找我的。而他永远不会想到我自己往北方跑了。当然，他很可能怀疑是经过上一个村庄时，有人盯上了他的坐骑，于是跟踪过来偷走了我。”

“噢，太好啦！”沙斯塔说。“我们就去北方。我一生都梦寐以求能去北方。”

“你当然会，”马说道，“因为你身上流淌着那里的血液。我敢肯定，你是地道的北方人。我们还是小点儿声吧。我看他们马上就要睡觉了。”

“我最好摸回去看看。”沙斯塔建议道。

“好主意。”马说。“小心别被抓到。”

这会儿夜深了许多，四周寂静一片，只听得到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，而沙斯塔却没有注意到，因为在所有的记忆中，他日日夜夜都在听这个声音。他走近小屋，里面熄灯了。他在屋前听了听，没有声音。当他走向屋后，走到房子上唯一的窗户旁边时，他很快听到了老渔夫那熟悉的急促呼噜声。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他再也不会听到它了，想到这里他便乐了。沙斯塔屏住呼吸，感到一丝歉意，但更多的是喜悦。他从草坪上悄悄溜走，来到驴棚，摸到藏钥匙的地方，打开门，找到了锁在那儿的马鞍和缰绳。他弯下身子，亲了一下驴的鼻子。

“对不起，我们无法带上你。”他说。

“你终于回来了。”当他回到马那里时，他说道。“我刚才